

笔墨润乡野 幸福绘新篇

□张军剑

来自古尔班通古特的风，携着呼图壁河的清润，拂过五工台镇的田埂。幸福村，这座曾以农耕为业的村落，如今却以文字为犁，耕耘着文化振兴的新田地。泥土的芬芳与墨香彼此交织，老宅院的青砖黛瓦间，藏着新疆乡村最动人的蜕变密码。

谁能想到，这片曾只闻鸡鸣犬吠、只见麦浪翻滚的土地，会悄然在乡村振兴与文化润疆的春风里，绽放出文学的神奇光芒。2025年初冬，“新疆作家村”和“新时代文学实践点”的牌匾赫然挂在村口，像一枚勋章，为幸福村的华丽转身亮明了身份。从前，村民们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朴素的日子里浸着泥土的味道；如今，作家们笔耕墨池，闻鸡起舞，温暖的阳光下散发着沃土的芬芳。在这芬芳里，幸福村完成了从“农耕村”到“作家村”的诗意蜕变。

踏入幸福村，时光仿佛放慢了脚步。宽阔平整的沥青路蜿蜒如带，串联起错落有致的平房与四合院。斑驳的院墙上，岁月的痕迹与“福”“禄”“寿”“禧”“财”五字相映成趣。

“太接地气了！”兵团十四师作家黄浩明走在平整的沥青路上，指尖拂过墙角的青苔，眼中满是眷

恋，“这就是我们小时候村庄的模样，街道、宅院都保留着最本真的肌理，亲切感油然而生。”这份未经雕琢的乡土气息，正是文学创作珍贵的富矿，让每一位到访的作家都能触摸到乡村的脉搏，捕捉到最鲜活的灵感。

葫芦架下，挂满了形态各异的葫芦，青的、黄的、圆的、扁的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当地人讲，葫芦谐音“福禄”，是幸福生活的象征。新疆作协主席刘亮程站在葫芦架下畅想，“待盛夏时节，藤蔓爬满架、葫芦垂满枝，孩子们穿梭其间，游客驻足观赏，这便是最生动的乡村画卷。现在我们错过了葫芦满架的季节，但是可以想象当藤蔓爬满了所有的棚架时，看架下吊满了葫芦，那些游客、那些孩子一定会对这个地方非常喜欢，祝福幸福村的每一个村民，也祝福入驻幸福村的艺术家们把自己的‘葫芦’种好。”

葫芦文化只是幸福村乡村景观的一角，在村子的核心地带，幸福书院里墨香氤氲。这座兼具颜值与内涵的建筑，既是作家们交流切磋的阵地，更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缩影——幸福书院里的《回族文学》展

览室里，从1979年创刊号《博格达》到如今的刊名演变，40余年的手稿、典籍与老照片，在回族文学杂志社社长、主编刘河山的守护下静静陈列，诉说着各民族文学互鉴共生的历程。

幸福村的文学火种，离不开热忱的播种者。昌吉州作协会员、民营企业家有许有湖，自2025年4月起踏遍昌吉州的村落，最终被幸福村的农耕血脉所牵引，将文学的根扎进了南二巷。在昌吉州、呼图壁县文联与作协的鼎力支持下，短短数月，幸福村便凝聚起磅礴的文学力量：新疆作家赵光明、沙洲、桑山等20多位名家先后到访，20多场小型创作交流活动让文字的光芒照亮了乡野；20位全国著名作家表达了入驻意向，未来的签约仪式将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作家村。作家们深入阿同汗社区，聆听民族团结的暖心故事；走进乡村企业，见证现代产业与乡土血脉的交融；走进康家石门子岩画，聆听三千年前，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故事。正如台湾作家买丽鸿所言：“这场旅程是层层递进的感动，带走的是足以滋养一生的创作源泉。”

笔墨当随时代，文学赋能振兴。幸福村的未来，

藏在“引进来”与“走出去”的双向奔赴里：邀请全国名家讲学授课，让诗歌朗诵会、作品分享会的声响传遍疆内外；组织作家深入田间地头，用文字记录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，让新时代新疆故事顺着文字的河流流向远方。这里不仅是外来作家的创作家园，更是本土文学人才的成长摇篮——在名家的言传身教中，陈金龙、余冬梅、隋恒武这样的本土作家誓言要讲好新疆故事、昌吉故事、呼图壁故事。而葫芦“非遗研学第一村”的蓝图，正让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，让文创产品带着灵魂走向市场，让民宿、餐饮在墨香中焕发新机。

克拉玛依作家晚亭站在幸福书院前感慨道：“这里的文化气息让人震撼，无论是本土爱好者还是远方来客，都能感受到直达心灵的幸福。”

幸福村的幸福，是农耕文明与文学艺术的相遇，是各民族文化的共生，是乡村振兴路上最动人的注脚。当葫芦爬满架，当墨香飘满村，当越来越多的故事从这里走出，这座天山脚下的村落，必将成为新疆大地上一颗闪耀着文化光芒的幸福明珠，在笔墨的滋养中，书写出璀璨的乡村振兴新篇章。

一条乡间路的四十年变迁

□关永让

在许多人儿时的记忆里，家乡的路都带着独特印记。而对我而言，家乡的路曾是刻在骨子里的“土路记忆”——坑洼、泥泞、颠簸，却也见证着时代发展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家乡没有像样的路，唯一能勉强通汽车的主干道，也是条狭窄崎岖的土路。晴天里，学生上下学的身影被漫天尘土裹挟，只能望见移动的“土团”，看不清模样；雨天里，雨水与泥土搅成烂泥，鞋底和鞋帮沾满泥浆，抬脚都费劲，前行全靠“滑”与“撞”，到家时两腿早已酸麻不堪，正应了那句“无风百丈土，雨天两脚泥”。

这条土路，曾是求学路上的“生死关”。小学时，我每天要在颠簸的土路上走十多里路到校。一次大雨天，我穿着单衣受了风寒，拖着泥脚跌撞回家，一头栽倒在炕沿下，体温飙至39.8℃。父亲冒着大雨，在泥泞中跋涉两个多小时，才从十里外请来村医。直到半夜，村医才在父亲的搀扶下蹒跚而至，等父亲取药归来时，已是第二天晌午，浑身疲惫，两脚裹满“泥球”。母亲的叹息“真是害人的土路”，道出了乡亲们的无奈。

初中求学路更显艰难。二十多里路程要翻越三座山、蹚过一道苦水洞，同学们大多选择陡峭的

羊肠小道。晴天一身汗、一身土，雨天深一脚浅一脚踩烂泥，冬天摔倒更是家常便饭。一次初冬雨雪天，同学在半山腰因手冻麻木失手滑落，从山坡上滚落，摔成“泥人”，最终在家长救助下深夜才到家。

上高中后，父亲省吃俭用加上借款，给我买了辆“飞鸽”牌自行车，让我每周能回家驮吃食。可这连翻五座山的土路，依旧不留“情面”。一个雷雨交加的周日，我每隔几百米就要掏一次泥草，最后只能扛着自行车在泥泞中挣扎。到学校时，浑身湿透、满是泥污，同学托我带的馍馍和自己的吃食全被泥水浸透，吃起来满是“牙碜”的泥土味。走出泥泞土路，成了我那时最迫切的期盼。

时光流转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乡村。家乡的土路渐渐变成了柏油路，但道路依旧崎岖，悬崖路段会让人提心吊胆。真正的巨变，始于近年来的惠民政策落地。

2016年腊月，电话里哥哥那句“家乡高速公路通了”，让我满心怀疑。可当我踏上归途，眼前的景象彻底颠覆了记忆：快速高效的高速公路穿山越岭，将城市与乡村的距离大幅缩短。

如今的家乡，早已换了模样。在政府帮扶下，一

排排新房整齐排列，太阳能路灯点亮乡村路；道路两旁、庭院内外，松柏、钻天杨、柳树等绿植常青，文化景观精致，戏台翻修一新。农闲时，乡亲们在广场唱歌跳舞，春节里秦腔大戏、眉户折子戏轮番上演，精神生活愈发富足。曾经低矮破旧的校舍，变成了砖结构的宽敞明亮新学堂。

一条路的变迁，映照一个时代的发展。从“无风百丈土，雨天两脚泥”的土路，到“平坦宽阔、四通八达”的高速公路，家乡的路不仅改变了出行方式，更承载着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见证着国家惠民政策给乡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讲不出再见

□孙亚君

爸爸走的那天，我竟然一滴眼泪也没有掉。

每想起这件事，心里就充满了内疚。我无法理解，为什么在那个本该撕心裂肺的时刻，我的眼眶却如此干涩。朋友、同事来安慰我时，我表现得异常平静，仿佛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旁观者。在殡仪馆里，透过那个小小的、透明的盒子，看着爸爸身形显得那么陌生而瘦小。那一刻，我甚至固执地觉得，那里面躺着的，怎么会是我的爸爸呢？

我记得，那天早上飘了一点儿小雪，空气湿冷，天色阴沉。爸爸就那样静静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呼吸微弱而绵长。我轻声呼唤着“爸、爸”，他却再也没有回应。我曾无数次在梦中经历他的离去，每次都哭着惊醒，被巨大的恐惧和不安吞噬。我害怕每一个深夜的电话铃声，预演过无数次电话那头传来噩耗时，我会如何歇斯底里地崩溃。然而，当那个时刻真的到来，就发生在我眼前时，我却异常地平静。他仿佛只是长长地、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，然后就那样安详地走了。那个三月的夜晚，虽带着一丝寒意，但我的心里，却感觉不到冷。夜空没有星星，路灯昏黄，街道空旷，那个我生活了多年的小城，突然间变得无比陌生，仿佛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，独自在寒夜里游荡。

爸爸离开后，思念才像潮水般汹涌而来，无孔不入。它藏在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，突然袭来，将我击溃。走在熟悉的路上，看到某个场景，眼泪就毫无预兆地涌出；吃到他曾经爱吃的菜，眼泪就掉进碗里；翻看手机相册，看到他的照片，泪水便模糊了视线；夜晚躺在床上，回忆起与他共度的时光，更是哽咽难眠。我甚至会觉得他曾经爱吃的菜，眼泪就掉进碗里；翻看手机相册，看到他的照片，泪水便模糊了视线；夜晚躺在床上，回忆起与他共度的时光，更是哽咽难眠。我甚至会觉得他曾经爱吃的菜，眼泪就掉进碗里；翻看手机相册，看到他的照片，泪水便模糊了视线；夜晚躺在床上，回忆起与他共度的时光，更是哽咽难眠。

原来，最深的爱与最痛的别离，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。它不是那一刻的嚎啕大哭，而是此后余生，每一个平凡日子里，那些猝不及防涌上心头的思念和酸楚。在适应父亲去世的日子里，哀伤和思念变成一个无处不在的东西，某个场景、某个他曾喜欢的东西，不经意间让人破防，痛不欲生。

如今我才渐渐明白，生命中最深的羁绊，或许并不在于我们说了多少句“我爱你”，而在于那些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。爸爸的离去，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曾经的理所当然，也让我懂得了珍惜的真正含义。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，却忘了世事无常。那些以为的“下次再说”，很可能就成了永远的遗憾。或许，真正的告别，并不是在那个寂静的夜晚，而是在此后余生，每一次想起他，却再也无法触及的瞬间和那个再也无法说出口的再见。

冬日恋歌

□李政启

当凛冽的北风掠过天山脊梁时，新疆大地便裹上了一袭素白纱衣。这方土地的冬天，是冰雪与火焰的共舞，是寂静与喧嚣的交响，每一寸雪原都镌刻着生命的诗行。

乌鲁木齐的冬日总带着童话般的梦幻。南山之巅，积雪如千万只绵羊般蜷伏在连绵的山岭间，阳光穿透薄云为云杉镀上金边，雾凇缀满枝头似一夜春风催开的梨花。滑雪者踏着絮状雪浪从高级雪道疾驰而下，雪板犁开银毯的瞬间，晶莹的雪沫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彩虹，与缆车中游客的惊呼声交织成冬日欢歌。初学者在初级雪道上摔出串串笑声，教练高举的彩色旗帜在风雪中划出灵动的弧线，宛如雪地里盛开的迎春花。

夜幕降临时的天山天池别有一番韵味。冰封的湖面像一块巨大的墨玉，倒映着博格达峰如熔金般的余晖。湖畔的云杉林挂满雾凇，枝丫间垂落的冰凌在暮色中泛着幽蓝光泽，仿佛精灵遗落的水晶帘。牧民木屋飘出奶茶的醇香，铜壶在炉火上咕嘟作响，奶疙瘩与包尔萨克的香气引诱着过往游客。当最后一缕霞光隐入雪山时，星空便从墨蓝色的天幕上苏醒，银河如碎钻镶嵌的丝带横贯天际，偶尔有流星划过，在冰面上映出转瞬即逝的光斑。

阿勒泰的雪原藏着最原始的生命律动。喀纳斯湖被冰雪覆盖后，宛如遗落在林海中的蓝宝石。湖面冰层下的水流声隐约可闻，雪蘑菇在岸边堆叠成奇幻的造型，有的像圆顶的城堡，有的似匍匐的巨兽。图瓦人的木屋像倒扣的蘑菇，尖顶堆满积雪，铁皮炉膛里松木噼啪作响，暖意裹着松脂的辛香在屋内流转。老人们坐在炕头用马头琴弹奏《美丽的喀纳斯》，琴声如流水般淌过结霜的窗棂，与窗外的风雪声应和着古老的韵律。

禾木村的清晨是一场视觉的盛宴。当第一缕阳光越过山巅时，金色的光芒为雪蘑菇群披上轻

纱，木屋的炊烟在零下二十度的空气中凝结成笔直的白烟，宛如童话世界里的魔法烟肉。孩子们踩着齐腰深的积雪去上学，身后留下串串可爱的脚印，转眼又被风吹来的雪沫填满。驯鹿拉着雪橇从木栈道上经过，铜铃在寂静的山谷里传出悠远的回响，鹿角上挂满的红绸带与雪地里点点红梅相映成趣。

冰雪在这里不仅是风景，更是刻进血脉的文化基因。在阿勒泰的毛皮滑雪板制作工坊，老匠人正在用斧头雕琢松木坯料，松脂的清香与雪松木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。他手中的工具传承了七代人，刀刃上的缺口记录着岁月的痕迹。马皮在温水里浸泡后变得柔韧，用鹿筋线缝制时发出轻微的崩裂声，每一针都凝结着祖辈的智慧。墙上悬挂的老照片里，穿着兽皮的先民踩着雪板穿越林海，与今天雪道上的身影重叠成一幅跨越时空的画卷。

布尔津的冰雕乐园里，巨型冰雕在LED灯的映照下变幻着色彩。丝绸之路主题的冰雕群中，骆驼商队正穿越冰制的火焰山，冰砌的城堡上冰滑梯蜿蜒而下，孩子们的笑声在冰雕间回荡。最令人称奇的是用雪堆砌的蒙古包，内壁光滑如镜，坐在里面仿佛置身冰宫，哈气成霜的瞬间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雾在灯光下旋转上升。

当最后一缕夕阳沉入雪山时，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。唯有雪落的声音清晰可闻，那是大地在冬眠前最深沉的呼吸。在这片被冰雪封印的土地上，生命从未沉睡，它只是换上了银白的铠甲，等待着春天破茧成蝶的刹那。滑雪板的轨迹在雪原上织就生命的锦缎，图瓦人的歌声在林海中传递着古老的密码，旅人脚印里的融雪滋养着冻土下的草籽。新疆的冬天，是写在雪原上的立体诗篇，每一行都浸透着凛冽与温柔，每一页都翻涌着寂静与喧嚣。这里没有单调的苍白，只有用冰雪雕琢的万千气象，用热情融化的永恒春天。